

从研究方法角度读《金翼》

李昕茹

【摘要】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以小说体裁撰写家族史研究的人类学著作，该作品自问世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本文从其研究方法角度进行解读，就所采用方法的真实性、普遍性及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字】研究方法 真实性 普遍性

近年来，国内对社会研究方法的认识和应用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定性或质性研究方法越来越重视。社会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种，分别体现了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法论传统。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得到了广泛应用，量化研究似乎成为主要趋势。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以定性研究为主的方法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定性研究强调实地研究¹，早期的实地研究多用于人类学领域，称为田野工作或实地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法。它与“民族志研究”或“民族志”一起构成人类学家收集资料的有效方式。

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以小说体裁撰写家族史研究的人类学著作，该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是一部用小说体裁写成的学术著作。作者在 1988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大陆版汉译本的序中说：“我想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

那么，作者是如何运用这一方法的？作者回答：“实地观察和分析，是社会人类学主要的研究方法。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的硕士学位后，曾两次返回家乡，利用一年半时间，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后便赴美深造。这部

¹ P188 实地研究法（field study）是指不带有理论假设而直接深入到社会生活中，采用观察、访问等方法去收集基本信息或原始资料，然后依靠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和抽象概括，从第一手资料中得出基本结论的方法。风笑天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将实地研究解释为：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的社会研究方式。

书中使用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在那时搜集并整理出来的。我本人出于这同一社会，以其参与者的身份，‘自观’地对其进行研究，又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透过大大小小的时间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其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得出更为客观、中肯，更加深刻，更切实际的结论。”

确实如作者所言，他是在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在写小说，细致的人类学描述，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学观点。《金翼》通过互为姻亲的两个家庭变迁史（一定意义上采用了比较研究法²）揭示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络，文章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社会学观点：“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客观地用图表来说明。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的像一个由用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杆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杆就像是我們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杆，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

文章在许多处都有涉及这样的观点，如兄长死后几乎十年，作者作了如下解说：“但我们必须考虑人本身，考虑使他同人交往并决定他这样做或那样做的生活圈子。家庭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圈子，是围绕着有一个由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所精心平衡的人编织的强有力的网。抽掉家庭的一员、扯断他同其他人、其他人同他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东林及其家庭正是出在这种境地。”

在文章的最后一章，作者对这个关系网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剖析，“从东林和他的家庭关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存在着一种关系体系。这种体系意味着任何关系的组合，都可以从另一套体系中分离出来。……我们勾画了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的框架结构，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由弹性的皮带和一个竹竿的变化都可以使整个框架瓦解。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所组成，每一点都代表着单一的个体，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

“这本书所叙述故事及其任务，活动年代是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的三十年；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从村落到乡镇乃至都市；活动的舞台是从农业到商业，从经济、文化乃至地方政治。”也正如作者所言，“而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本书所描写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

²比较研究方法，又称类比分析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

每个人物都有所指。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会的成员之一，对其多年中延习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我无不歆悉。”

从一些娴熟的细节描述我们可以很直观地体会到作品的生动性及人类学著作强调的真实性。如“小哥出生时出生三哥先到镇西边拜王母娘娘庙，从那里捧回一个香烟缭绕的香炉。回家的路上，三哥撑开雨伞护住香炉，人们认为里面住着王母娘娘的神灵。回到家，他把香炉捧进母亲的卧房……黄家的新成员小哥一降生，伯母林氏下厨准备蛋和面，以便家里每一个人都能吃上一碗面条和一个鸡蛋以示庆祝。出生第三天，要为新生儿洗一次澡，小哥长到一个月，举行‘办满月’。”又如，“次日清早，始行婚礼。惠兰很早就起身了，做了礼仪性的沐浴。她的浴盆里放进三件东西：早稻的禾吉、大麦和蒜头。早稻禾吉象征早生贵子，大麦表示改掉新娘的坏脾气，蒜头意味着未来的兴旺发达，万事如意。沐浴之后，伴娘帮助新娘穿上结婚礼服。像嫁妆一样，每件衣服和首饰都要履行过火的仪式。……”再如，“神龛放在商店楼上。马五的船出航那天，东林在神龛前点蜡，烧香，他祈求龙王保佑他的大米，并请求龙王施展威力保护他的船只安抵福州。”再比如，“茂衡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儿子主持丧事。他把母亲的脸用白纸盖住，身上盖一块红布；在别人的帮助下，在床前放置了‘灵桌’，上面有香炉、灯和两个陶盆。悼念者轮流瞻仰死者遗容，灯总点着，里面灌满了黑油，称为‘阴间灯’。人们认为。灯光能照亮死者的灵魂，把死者带到阴间。茂衡用这个灯点燃供的纸钱，放在陶盆中燃烧。人们认为这时灵魂会继续附在遗体上，而且还会享受供品。”我也来自福建，也耳闻目睹了一些家乡的出生、婚礼、葬礼等仪式，作者的详细的细节描述及深入浅出的解析仿佛让我再次置身其地了，同时又带来新的思考了。

就真实性问题，或是信度³问题，伦敦大学的雷蒙德·弗思教授也为作者写到：“正如在序言中所暗示的，他写的是他的故乡，他从童年开始直至成年相识的人们。倘若他并不是一直与他们朝夕相处，至少他也是经常处于相同的环境。例如，人们或许认为作者本人也体验过一些他所叙述的经历，诸如一位读书人告别故乡，在海外求学，而后载誉归来身居要职。然而，不论他是如何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之大成，其手法是如此的圆熟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可信的。”

³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是指对同一或相近的测量对象进行反复测量时，所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也就是测量工具能够稳定地测量所测的变量的程度。

作者采用的是实地研究法，它属于定性研究的知识探求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对少数个案的深入理解，有时也被指责为主观色彩较浓。他遇到了所有严肃的文学作品都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个别事件的分析，提炼出普遍性。也就是普遍性问题，或者类似于问卷中的效度⁴问题。他有意识地让自己做这样一个工作：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解释。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金翼》首版的序言作者 B. 腊斯克的评论给出了回答，即“我们既不贬低，也不过誉其为人类学领域的不可多得之物，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这种适应其实同几乎任何西方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家庭、团体和社区内的适应大同小异。……这本书可为特定问题提供现成的参考资料，使我们了解处于转型期的、主要是沿海省份的中国社会。”

正是普遍性问题，虽然近年来对质性研究有所重视，但直到今天，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仍是强调实证研究。实地研究法由于需要依靠研究者本人对现象本质和行动意义的“深层描述”，最适用于对少数有代表性的、独特的个案和社会事件进行详细、深入的考察，特别是那些只有在现场——自然情景中才能更好解释的群体事件、社会过程和态度行为。美国洛夫兰夫妇 (Loflands) 在《社会情景分析》一书中指出，适合作实地研究的课题有下列几类：意义、行为、事件、相遇、角色、关系、组织与社区。无疑，《金翼》适用于这种方法的，试想一下，如果《金翼》是一本用问卷数据说话的书，那将会是怎么样？

雷蒙德·弗思教授确实评论得恰到好处：“他（林耀华）只是偶而对必须说的用抽象的语汇加以表达。但他非常成功地避免了很容易陷入的险境，即对某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农民的生老病死做冗长的记述，相反，他巧妙地设法将这一记述提高到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的水平，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东方农村社会某些进程的缩影。而且，林教授所选择的方法不只是使读着感兴趣，其长处在于摆脱了某些科学程序的一半原则，至少摆脱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常常不可避免地大量引用文献资料。作者似乎身临其境，不论是在药铺、在闺中、还是在土匪山老巢，他都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能探寻他们的心灵深处，理解他们当时的动机和昔日的情感。”

⁴ P109 效度 (validity) 又称测量的有效度、准确度，是指测量工具或测量手段能够测出所要测量变量的准确程度。换言之，效度指的是测量的有效性，即测量工具能准确、真实、客观地度量事物特征或属性程度。当测量能够准确地度量所要测内容时，我们说这个测量有效度；反之，则无效度。D. 菲利普斯曾指出，从科学的含义上说，对一个特定现象（如由一个特定的概念所规定的现象）的测量若成功地测量了该现象，它就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测量。

不过，虽然实地可以使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金翼》以辛亥革命到日军入侵中国这一时段为背景，以福建省闽江流域一个乡村中两个农人家族的兴衰为线索，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当时中国地方农业、船运、商业、政治、法律、教育、信仰、宗族家庭等社会文化生活，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广阔的历史画卷，我们也应该承认，实地研究的样本较小，概括性较差，在作任何推论的时候都应该谨慎。因为有的研究仅仅是具有“存在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不具备对更广大人群和很大范围内的现象的代表性。

对于《金翼》，以上是从研究方法角度进行解读，主要对其的真实性和普遍性进行了探讨。从整部著作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那《金翼》到底是小说还不是小说？；第二，“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那它是属于社会学还是人类学？。这两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1]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新知三联书店.1989.
- [2]林聚任、刘玉安、泥安儒，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
- [3]胡鸿保，李红武，另类小说遭遇尴尬——重读《金翼》，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 第 3 期.
- [4][美] B. 腊斯克. 隐然浮现的伟大目标—— 1944 年首版<金翼> 序言[J]. 庄孔韶译. 思想战线，2005(4) .

作者简介：李昕茹，哲学与社会发展院 08 级本科生。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